

青未了

人文 齐鲁

忆海拾珠

舅父参加北撤记

□ 张健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7月初,国民党军向鲁南解放区进犯,先后占领沙沟、微山岛、周营、邹坞、陶庄、夏镇等地。为暂避锋芒、保存实力,临城县党政武装及家属和群众积极分子逾千人奉命北撤。我的大舅父杨家合时任县民运干事(后任滕县轻工部副部长),参加组织了这次北撤。

7月3日,北撤负责人会议在抱犊崮山下的北庄村召开,大会由鲁南军属管理委员会生产委员、滕县支前大队教导员张立峰主持,鲁南区党委民运部副部长穆林(后任吉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传达了华东局(临沂)会议精神,在这次会议上,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

员陈毅指出:“枣庄不宜坚守,一切早做打算,党组织要在搞好扩军和后方机关军事化建设的同时,做好转移的准备工作。”县长蔡放(后任山东医学院党委书记)宣读了北撤纪律。随后舅父作为先锋中队长,带领六个分队共二百三十人开始北撤,途经白彦、新泰、莱芜、明水、邹平、商河,历时月余到达指定地点鞠家区公所。

在整个北撤行进中,沿途军民给予了无私的帮助。为迎接远来的客人,各情报点、接待处、服务站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大雨中,夜宿鲁中山区铁车村(即莱芜战役指挥所所在地)时,当地妇救会扛来门板、柴草,送来小米煎饼,这让北撤人员感到了亲人般的温暖。到达鲁北驻地,当地军民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欢迎革命老

革命人,来咱黄河北落地生根”。这里的人民正组织开展减租、减息和反奸诉苦的群众运动,生活得到了改善,革命斗争觉悟有了进一步提高,到处充满了欢庆解放的喜悦。北撤人员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参加各项活动,白天到农家劳动,晚上到农会学习,很快融入到了革命大家庭之中。

根据地委指示,除北撤人员外,县委组织一批干部在各区乡建立秘密情报站,开展工作迎接再次解放。我的二舅父杨家顺时任八区区长,在北撤时主动要求留下,坚持地下斗争。1947年4月13日,在塘湖乡李张阿村执行任务时,被敌包围,壮烈牺牲。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我的外祖母以民族大义为重,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

组织群众给部队烧水做饭、送弹药、抬担架。1960年春,时任国务院石油工业部办公厅主任董尧卿(原鲁南军区联络部主任,二舅父的入党介绍人)回山东探亲,专程到二舅父墓前敬献花篮并看望了我的外祖母,他说:“您的儿子家顺同志,北撤时主动申请留在敌占区工作,不幸遇难,可以讲他生前伟大、死后光荣,您老人家不愧是‘支前模范、英雄母亲’。”

北撤后,国民党顽固分子和“还乡团”卷土重来,对未撤走的中共党员、干部及群众积极分子进行灭绝人寰的屠杀和疯狂报复。从1946年10月到1948年10月,两年间,临城县有近700名党员、干部、民兵和群众积极分子惨遭杀害。1948年11月初,



1960年大舅父杨家合工作照。

我华东野战军挥师鲁南,驻守临城,从此政权回到人民手中。先后两次参加北撤的人员,分别从黄河北、沂蒙山区回到家乡,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入到淮海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中!

行走齐鲁

一脚踩着两个省

莘县樱桃园镇“河南飞地”记趣

□ 张永红

飞地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人文地理现象,指隶属于某一行政区划管辖却不与本级毗连的土地。比如位于聊城市莘县南部的樱桃园镇,就属于“一脚踩着两个省”的河南飞地。

细心的读者查看山东省地图时,会发现在聊城市莘县南部的樱桃园镇驻地东北部,有一个狭长的红圈标志,红圈内标注着“河南省”字样,这就是号称“全国一大怪,县城设在省界外”的河南范县老城区。这块大约二三十平方公里的土地,周边被山东省的土地包围,是一块名符其实的河南飞地。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则顺口溜:“山东省有个河南省(范县),河南省有

个山东镇(樱桃园镇),山东镇有个河南村(金村),河南村住着山东人。”这话形象地描述了这一地理现象。2012年,笔者在莘县张寨镇担任省新闻出版局选派“第一书记”期间,曾数次到樱桃园镇,体验“一脚踏两省”的奇妙感觉。

樱桃园有两个长途汽车站比肩而立,一个是属于山东省的樱桃园汽车站,有发往北京、济南、聊城等地的长途汽车;一个是属于河南省的范县汽车站,有发往濮阳及各乡镇的汽车。大街上,遍地豫J牌照的汽车,一家家河南烩面馆,让人真实感受到来到了异省他乡。广告栏上都印有两个电话区号,一个是河南濮阳的区号0391,一个是山

东聊城的区号0635。到十字路口处,只见东北角是山东省的樱桃园供销社大楼,西北角是河南省范县百货大楼。在一家烩面馆坐定,同小老板聊天时得知,相邻的两省居民拨打手机是不收漫游费的。

还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莘县樱桃园镇邮电局和范县邮电局相邻,过去,邮件就由两个邮局直接交换。上世纪80年代后,范县的邮件不能直接交给樱桃园了,而是要经濮阳、郑州、济南、聊城、莘县这条路线。相距几十米的距离,一封书信却要绕个大弯,历时好几天,还不如自己跑着送去方便。

为什么会形成“全国一大怪,县城设在省界外”?这要从

范县的历史说起。作为千年古县,范县历史悠久,自汉高祖年间(公元前206年)置县。因为地理原因,范县县城从古至今有过四个县址。置县之初是在今范县张庄乡旧城村;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因黄河泛滥,范县县城被迫迁往今山东莘县东南部的古城镇;后因河南、山东两省用水纠纷,1956年,再由古城镇迁往今位于樱桃园的范县老城。历史上,范县一直属于山东聊城。1964年,为了泄洪需要,将黄河北岸的范县划归河南省,作为泄洪区,而将位于黄河南岸、原属河南省的东明县划归山东省管辖,同时将樱桃园等5个乡镇划归莘县,形成当今莘县版图。考虑到范县地处滞洪区,又将原属樱桃园镇的

金村、张扶村划归范县,用以建设范县县城,于是便形成了极其特殊的行政区划。

正如莘县的另一个乡镇柿子园乡不产柿子一样,樱桃园镇也不产樱桃,而是以种植大棚蔬菜和优质梨为主。樱桃园镇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莘县人口最多的乡镇。在距镇驻地西南约一公里处,立有一座刻有“十字坡”字样的碑亭,相传这里就是当年母夜叉孙二娘和菜园子张青开店结交江湖好汉的地方,而孙二娘的娘家就在如今的樱桃园村。

如今在范县老城,两个汽车站比肩而立,大街上随处可见悬挂鲁P和豫J牌照的汽车,鲁豫两省人民比邻而居,和睦相处。

■ 乡野民俗

谚语: 口头传承的民间智慧

□ 周东升

谚语,作为口头传承的文化,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展示着当地的人文风貌。笔者的家乡地处鲁中南,这里东连沂蒙山区,西接水浒故里,北枕齐鲁界河汶水,南邻“文化圣城”曲阜。因而,这里的谚语既蕴含着浓浓的儒家文化气息,又吸纳了些许齐国的简约风情。

“水瓮穿了裙,出门就淋人”。从前乡村没有自来水,家家户户都用大水瓮当储水器具。水瓮是用陶土烧制而成,阴雨天一到,水瓮就“未雨绸缪”,在四周渗出细密的水珠,就好像套了一层灰黑色的裙装,颜色越重,说明雨水来得越快,也下得越大,这时候就不要出门了。

“春分东南风,当时就撤兵。”春分一到,气温逐渐升高,风向渐变,由常到西北风转而常吹东南风,伴随着雨水也日益充沛,并且开始有雷声出现,老百姓称雷声为“雷公撤兵”。

“交了七月节,夜寒白天热”。这里的七月节是指七夕节,

与立秋节气前后相差无几,这时的天气白日还有几分夏日的余威,而到了夜晚,寒意渐显,需要加盖被褥了。

“先下牛毛没有雨,后下牛毛不晴天。”夏日,若是天空中先是飘起淅淅沥沥的牛毛细雨,那十有八九下不了大雨;而若是大雨过后,细雨如织,则肯定会阴雨连绵,难以放晴。

“立秋三场雨,麻布褂子起三起”。立秋过后,凉意日重,几场秋雨落下,夹衣就离不了身了。

“十月一起了西北风,棉袄里面拉硬弓”。阴历的十月一,离冬至不远,当天如果刮起猛烈的西北风,就传递出这个冬天一定十分寒冷的信息。

耕耙钱扬,秋收冬藏,看似四季轮回,简单重复,于是一些门外汉就轻松地说道:“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干么咱干么!”然而,现实中的农活绝不是依葫芦画瓢,其中还真蕴藏着不少门道和学问呢。“有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阴吃饱饭”。阴历五月,庄稼

需要蹲苗,雨水太勤,秸秆发育快,容易倒伏;而到了六月,天气炎热,农作物疯长,只有隔三岔五地下一场雨,才能苗全苗壮。

“椿树开花,麦子进家”。首先,基本上每家都栽有椿树,端午节前后,米黄色的小花开满枝头,清香四溢,它提醒着人们,麦子成熟了,开镰收割的日子不远了。

“一麦顶三秋,过晌就难收”。俗话说,抢麦夺秋,小麦成熟后若不及时收割,一场小雨就可能导致麦粒发芽,辛苦多半年的果实就泡汤了;再则,这时经常下冰雹,冰雹过后,颗粒无收,造成绝产。

“麦盖三层被,明年枕着馒头睡”。这里的“被”是指雪,冬季降过几场大雪,既冻死了麦苗上附着的虫卵,又保护了根系免受寒风的侵袭,明年一定是个丰收年。

“庄稼重了茬,不如戳狗牙”。在同一地块如果连续种植同一种作物,就会严重影响产量。因为相同的作物吸收的养分也一样,上一茬吸收得差不多了,下一茬肯定长势不好,收成甚至赶不上讨荒要饭。

“红薯下蛋,不是八千就是一万”。地瓜的果实成堆出现,有大有小,宛如一窝,而地瓜的产量却高得惊人,亩产少则几千斤,多则上万斤,因此地瓜成为困难时期老百姓口粮中的主打。

时过境迁,物换星移,随着天气预报的普及、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农村的耕作方式、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也与时俱进,这些曾经作为“宝典”的谚语将渐行渐远,淡忘于这日益喧嚣的时尚风情中。重温一下,只为留住这亲切的记忆。

(请插图作者与本报联系)

